

# 一战时期日常生活

一战百年纪念特辑

# LIFE IN WORLD WAR I

Art289

289艺术网



---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P02 一战百年 我们纪念什么?

P03 第一辑 生活与工作

P19 第二辑 一战艺术

P33 第三辑 战时海报

P45 第四辑 一战前后的中国

---

# 一战百年 我们纪念什么？

文 | Art289 记者方军

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试图“结束战争的战争”，作家 H·G·威尔斯（H.G. Wells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。但是，我们一再被历史告知，下一场战争才是结束战争的战争。又或者，再下一场。

1914 年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，一战爆发。在此后的四年中约八百五十万将士失去生命，而此前那些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年轻人还簇拥在征兵办公室，欢乐地迎接这一场“伟大的战争”。尤其不能忽视的是，除各国参战将士之外，还有七百万平民丧生，两千多万平民重伤。

当英国著名小说家、诗人拉迪亚德·吉卜林（Rudyard Kipling）受政府之邀参与一战宣传工作时，他欣然接受。从此他奔走呼号，宣扬爱国主义，最终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，拥抱死亡。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·欧文（Wilfred Owen）用他关于战壕和毒气的诗歌揭穿了一个古老的谎言——“为祖国而死，甘之如飴，死得其所。”这位诗人在一战结束前一周命殒战场，成了大英帝国一百多万死亡士兵中的一员。

对于这场惨烈战争的责任，历史学家们至今还无法达成共识。一些人继续把责任归咎于德国，认为德皇威廉二世谋建全球帝国而挑战英国海上霸权；也有一些人认为形势使然——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泛滥，列强之间结盟、对抗，战争无可避免，即使那位怀揣大塞尔维亚梦想的年轻民族主义者没有刺杀弗朗茨·斐迪南大公，战争也将因别的事由爆发。

这场战争到底改变了什么？整个欧洲的工业遭到削弱，经济萎缩停滞，看不到终点的通货膨胀。此后，德国花了十年时间才使经济恢复到 1913 年的水平。一战改变了欧洲的地理与政治格局——奥匈帝国瓦解、苏联取代沙俄、德意志帝国变成魏玛共和国……一战还让女性系上领带、剪短头发，进入劳动力市场做起男人的工作，加速了女性获得合法投票权的步伐。一战还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革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，也让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后的创伤。

一战百年，我们纪念什么？牛津大学国际史教授玛格丽特·麦克米兰（Margaret Macmillan）在 2013 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，如今的政治地理版图与 1914 年战争爆发前的欧洲十分相似，并引用马克·吐温的名言“历史

不会重复，但却押韵”，建议我们在百年之际重新思考一战给予我们的“珍贵的警告”。尽管这种“历史平行说”还有待商榷，当今的国际局势也比 100 年前复杂得多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在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停止过。人们一方面例行公事地纪念一战和“二战”（二战死亡人数高达 6000 万），另一方面又在伊拉克、伊朗、叙利亚、乌克兰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燃起战火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如今的中美关系则极易令人联想到彼时的英德关系……未来会有“三战”吗？

“我们是否只吸取了 1939 年的教训——克制的代价十分高昂，却忽视了 1914 年教给我们的东西——克制本来可以避免战争？”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文章问道。

纪念一战百年，以史为鉴，我们更乐意纪念“克制”，所以我们将目光投向一战时期的日常生活。毕竟，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，摄影师们曾详尽记录的壕沟、散兵坑、战场废墟和腐烂的尸堆已成为博物馆里的档案。但是一战，以及所有的战争，都会影响人们生活中的一切。它可以使你痛失亲人，可以使你的财富烟消云散，可以逼你不得不买政府的债券，可以让你圣诞节时寄出的贺卡也充满爱国主义的宣传，也可以使你的后辈卷入一场战争引发的下一场战争，卷入民族间的仇恨和国家间的对抗。

这里，我们为读者呈现一战时期战场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，也包括一战前后的中国景观。一战爆发时，正在“共和”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中国也被卷入战争漩涡，加入协约国集团，与同盟国集团作战。段祺瑞政府派出的参战人员不是士兵，而是平民——据统计，从 1916 到 1918 年，有超过十四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，他们在战争期间及之后一直服务于西线战场，其中约十万在英国、四万在法国，还有数百名学生担任翻译。这些劳工挖战壕、救伤兵、送给养，虽然没有直接参战，但据保守估计他们中约一万人在战争期间阵亡。一战刚刚结束，巴黎和会就抹杀了赴欧华工群体的贡献。转瞬百年已过，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更是鲜有人提及。

您或许感到惊悚：战争并未彻底埋葬，它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世上的人们；或者变得乐观——从战争的危险到和平，只需穿越一堵隔阂之墙。





生活与工作



德国柏林，参战士兵的孩子。  
图 \* 美国国会图书馆





1917 年，法国。小女孩坐在家门口玩着洋娃娃，身边立着两杆枪和一个军用背包。

图 \*CFP





约1917-1918年，比利时迪耶普（Dieppe）附近的海滩上，美国红十字会远足中心，学生们享受少有的欢乐时光。一战期间，男老师都去参军了，孩子们的生活发生巨变。在德国，每三个教师中就有一个离校参军，学生们每周只需上几天课，每个班都混合了好几个年级的学生，有时多达80人。军队时常征用校舍，孩子们只能在政府或宗教机构提供的临时地点上课。各地的课程内容都与战争相关，学生们成了政府的宣传对象。1915年，德国政府要求学生画出自己对战争的印象，这些作品在柏林展出，大部分小学女生都画了远在前线的父亲，男生则细致地描绘了潜水艇、枪械和飞艇。

图\*美国国家档案馆



弗朗茨·斐迪南大公和他的两个孩子苏菲 (Sophie)、马克斯 (Max) 在捷克斯洛伐克科诺皮什切 (Konopiste) 结冰的湖面上滑冰 (日期不详)。1914年6月28日, 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, 该事件成为一战爆发导火索。

图\*AFP/CFP



轻型巡洋舰“遭遇”号 (Encounter) 上的吉祥猫，从 6 英寸炮口向外窥探。

图 \*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





美国华盛顿特区战需菜园的园丁们。一战改变了女性的外表，女裤出现了，紧身衣不再流行，短发成了新时尚。文化保守主义者十分恼怒，但时代已天翻地覆。

图\*美国国会图书馆



Encounter 号上的吉祥猫,从六英寸炮口向外窥探。(Illustration  
War Memorial)

一战前,母亲与婴儿车里的孩子。  
图\* 东方 IC





1917年5月5日,孩子们。在法国,每门课都加进了战争信息。写作是日常授课的重要内容,一方面它让孩子们有机会歌颂本国战争英雄,另一方面则可以表达对德国的仇恨。1916年,一位法国学生写道,仇恨“将永远存在于法国和德国之间,德国的所作所为是无法原谅、不可忘却的”。此类情绪并未持续太久,法国老师称,战争最后一年,很多学生已对战事漠不关心,有些学生还表达了和平主义情愫。另外,由于父亲和老师的离开以及和平生活被打乱,青少年犯罪问题十分突出。

图\* 东方 IC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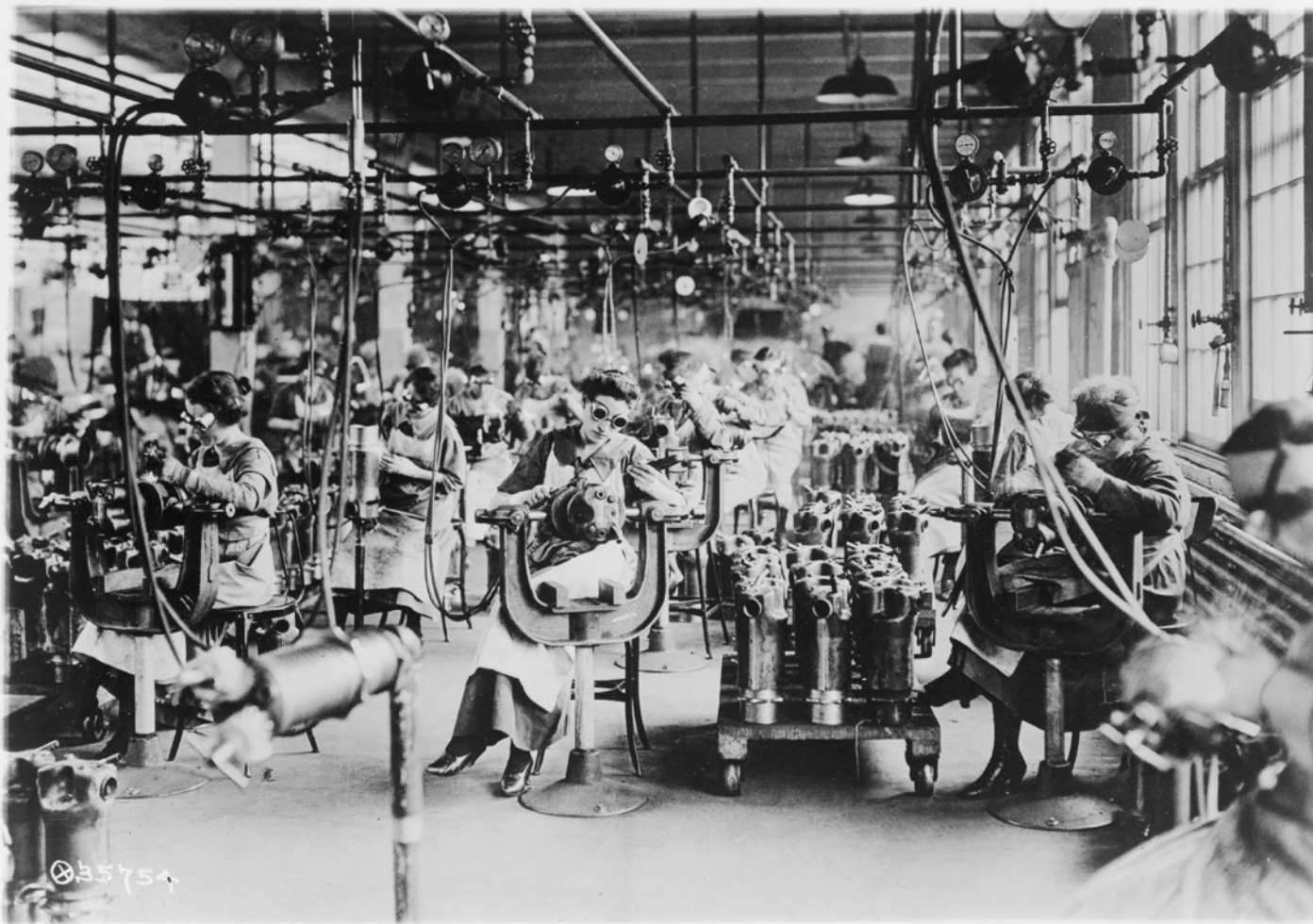
1916 年，美国军人在火车站与女友吻别。  
图 \* 东方 IC



约 1916 年，柏林，为照顾德国士兵的孩子，贝克尔 (Becker)  
女士开了一家托儿所，她正在示范如何给宝宝洗澡。  
图 \* Getty Images/CFP







约 1918 年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林肯汽车公司 (Lincoln Motor Co.)，妇女们在焊接部工作。

图 \* 美国国会图书馆





战时美国后方，一位来自瓦萨学院（Vassar College）的女生开着拖拉机，身上满是泥巴。

图\*CFP

1917年4月4日，数百名店员在屋顶锻炼，为参战做准备。

图\* 东方 IC











一战期间，美国士兵用老式相机拍照。

图\*东方 IC





一战艺术



**Sir John Lavery**  
**约翰·拉维里爵士**  
1856-1941

以肖像画闻名的爱尔兰画家。一战期间他被选为战时官方艺术家，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前往西线。在一次轰炸中他遭遇车祸，后来留在英国创作，题材多为船只、飞机和飞艇。

约翰·拉维里  
《亨利夫人的托儿所》  
油画 25×30in 1919年  
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





约翰·拉维里

《墓地》

油画 20.63×28.43in 1919年

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





## Alfred Bastien

### 阿尔弗雷德·巴斯蒂安

1873-1955

比利时艺术家、学者、战士。1918年7月与8月，巴斯蒂安中尉任驻加拿大第22营战时艺术家。他这一时期的画作大多由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收藏。吴作人留法期间曾是他的学生，归国后出任中央美院院长。

阿尔弗雷德·巴斯蒂安  
《泥沼中的加拿大炮兵》  
油画 24.1×34.1in 1917年  
加拿大战争博物馆

巴斯蒂安描绘了一群炮兵试图把深陷泥沼的炮车抬出来。焦点集中于大炮而非士兵，暗示大炮对于获胜的重要性。可怕的炮击和持续的阴雨使帕斯尚尔（Passchendaele）战场变成泥泞的海洋。





阿尔弗雷德·巴斯蒂安  
《月光下的加拿大哨兵》  
油画 23.9×19.8in 1918 年  
加拿大战争博物馆

一名加拿大哨兵站在战壕中观察无人地带敌人移动的迹象。由于时刻面临敌军袭击，夜间两小时的轮班无比漫长。





阿尔弗雷德·巴斯蒂安  
《阿拉斯的骑兵与坦克》  
油画 31.7×39.6in 1918 年  
加拿大战争博物馆

1918 年，坦克和骑兵在阿拉斯（Arras）附近行进。骑兵在“百日战争”首场战役中扰乱了撤退的德军，但坦克（画面左侧天际线处）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。





## Isaac Rosenberg

艾萨克·罗森堡

1890-1918

艾萨克·罗森堡是一名英国诗人，一战期间参军作战，最初被分配到萨福克第12大队，拒绝成为上等兵之后，作为二等兵被转移到皇家兰卡斯特兵团第11大队。1916年11月，他所在的大队被派至西线作战。他在战壕中写诗，作品包括《战壕中的休息日》《归来时，我们听到云雀》和《死人堆》。1918年4月1日，刚结束夜间巡逻，罗森堡被敌军杀害。

1985年11月11日，罗森堡和其他15名一战诗人的名字被镌刻在西敏寺诗人角的一块石碑上。碑文出自另一位死于一战的名诗人威尔弗雷德·欧文：“我的主题是战争，以及对战争的怜悯。诗歌就在这种怜悯之中。”

艾萨克·罗森堡  
《艾萨克·罗森堡自画像》  
油画 295×222 cm  
英国国家肖像画廊





## John Singer Sargent

约翰·辛格·萨金特

1856-1925

美国艺术家。他描绘了爱德华时代的奢华生活，被称为“领军一时的肖像画家”。他一生创作了约九百幅油画、两千多幅水彩画，以及无数素描和炭笔画。移居英国后，他在1918年受政府情报部（Ministry of Information）委托，创作了多件以一战为题材的作品，其中包括著名的《毒气》。

约翰·辛格·萨金特

《毒气》

油画 231×611.1cm 1919 年

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





《毒气》。1918年8月，美国艺术家萨金特在西线战场见证了一场芥子气攻击战造成的后果，将这残忍的一幕记录在画布上。芥子气会对受攻击者造成大范围烧伤并灼伤其眼睛。这幅画反映了当时战场伤员管理的情况、防护服的匮乏、毒气攻击的影响以及日常活动——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，足球赛照常进行。萨金特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向蒙着眼睛的士兵。与受伤士兵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正在踢足球的生机勃勃的士兵。

1918年7月，萨金特与艺术家亨利·唐克斯（Henry Tonks）一同前往法国。唐克斯在1920年3月19日写给阿尔弗雷德·约克尼（Alfred Yockney）的一封信中谈到这幅画的内容：“喝完茶后，我们听说度伦斯路的兵团急救站有很多毒气伤员，就赶往那里。急救站就在路旁，有很多临时营房和帐篷。毒气伤员不断进来，就像萨金特描绘的那样六人一组被领过来。他们在草坪上坐下或躺着，大概有好几百人，很显然他们都非常痛苦……萨金特被这一幕震撼了，立即做了笔记。”

萨金特受英国政府委托，以“英美合作”这一主题为一战纪念馆创作一幅核心画作，他未能找到合适的题材，便以此画代替。





## Norah Neilson Gray

### 诺拉·尼尔森·格雷

1882-1931

英国艺术家，属于格拉斯哥画派。一战后，格雷回复肖像画家的身份，主要画年轻女子和小孩。

诺拉·尼尔森·格雷  
《苏格兰妇女医院》  
油画 45×55in 1920 年  
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

一战期间，诺拉·尼尔森·格雷定期去艾尔西·英格里斯（Elsie Inglis）博士的苏格兰妇女医院做志愿护理。她被派至罗伊奥蒙特修道院（Royaumont Abbey），这是战时由该组织运营的 10 家医院之一。她通常值完夜班后白天作画。1918 年，她将一幅附属医院的画作交给皇家战争博物馆。但博物馆的女性作品小组委员会给她施压让她创作了这幅作品，该画强调了女医生弗朗西斯·伊文思（Frances Ivens）这一角色。战争结束后，格雷回到格拉斯哥，继续当肖像画家。一年后，格雷被提名为格拉斯哥皇家美术学院展出委员会成员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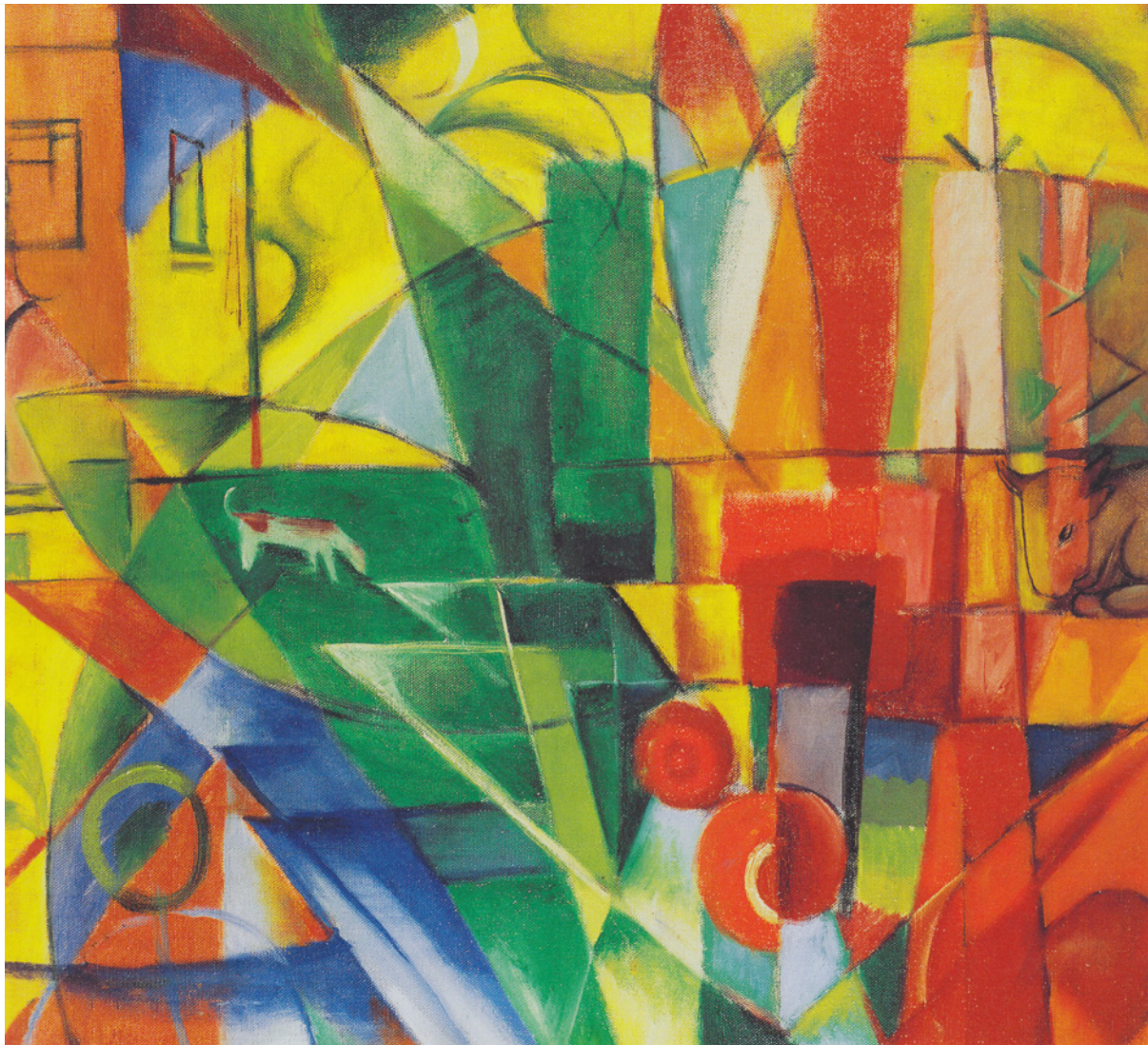
## Sir William Orpen 威廉·奥尔彭爵士 1878-1931

威廉·奥尔彭是爱尔兰著名肖像画家，一战期间是战时官方艺术家，1917年前往西线战场为二等兵、阵亡士兵、德军战俘以及将军和政客们画肖像。这幅自画像像是他到达法国不久创作的。

威廉·奥尔彭  
《自画像·准备出发》  
油画 23.94×19.45in 1917年  
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



弗兰茨·马尔克  
《风景与房子，狗和牛》  
油画 66×71cm 1914 年  
瑞士梅尔茨巴赫尔艺术基金会



**Franz Marc**  
**弗兰茨·马尔克**  
1880-1916

弗兰茨·马尔克是德国表现主义创始人之一，艺术团体“蓝骑士”成员。一战初期，马尔克充满热情，作为预备役军人上了前线。在1916年2月写给妻子的信中，马尔克称自己沉迷于军用迷彩——在篷布上大量点彩来掩盖地面上的炮弹。他饶有兴致地创作了“从莫奈到康定斯基”9顶篷布系列，认为康定斯基风格的篷布可以有效地应付两千米高空的敌机侦察。1916年初，德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让一些著名艺术家撤离战场，马尔克也在这份名单中。3月4日，马尔克收到改派命令前，在凡尔登战役的一次榴弹炮袭击中身亡，享年36岁。直到1917年，马尔克的遗体才被运回科赫尔湖（Kochelsee）滨安葬。





J.D. 弗格森  
《朴茨茅斯·蓝色潜水艇》  
油画 61×56cm 1918 年  
英国珀斯美术馆

苏格兰艺术家。1918年，英国政府将征兵年龄上限提高到51岁。44岁的弗格森不愿打仗。在写给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秘书阿尔弗雷德·约克尼的一封信中，弗格森说：“艺术家、作家以及画家等应当组成委员会，考虑如何在战时更充分地发挥艺术家的作用，并决定授予艺术家何种军衔。伤员、妇女以及其他一些人有权受到特殊照顾，艺术家为什么不能？”据弗格森的妻子玛格丽特·莫里斯回忆，弗格森厌恶战争的一个原因是他不喜欢军装的卡其色主调。在约克尼帮助下，弗格森得以远离战壕。他获得了一项为期4个月的任务，在朴茨茅斯船坞创作。但直到1975年，皇家战争博物馆才购买了一幅他的有关朴茨茅斯的作品，那时他已去世14年。

**JD Fergusson**

**J.D.弗格森**  
1874-19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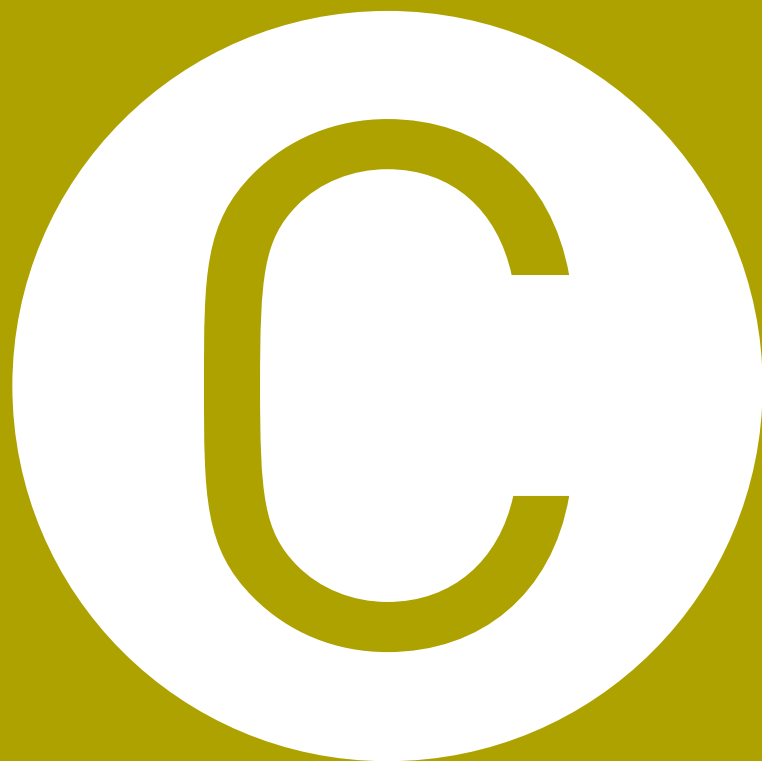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**Egon Schiele**  
埃贡·席勒  
1890-1918

奥地利人，20世纪初表现主义画家。一战对席勒的生活和创作影响极大，婚后第3天席勒就被陆军征召，起初在布拉格服役。在军中，长官尊重席勒的艺术才能，对他照顾有加，因此他从未到前线作战。期间，席勒担任监狱守卫，看管俄国战俘，闲暇时经常绘画。1917年他回到维也纳，专心绘画。1918年秋，西班牙流感传播到维也纳。10月28日，怀孕6个月的妻子爱迪丝（Edith）病故，3天后席勒随之病故。

埃贡·席勒  
《新月形房屋》  
油画 43.5×55.3in 1915 年  
奥地利利奥波德博物馆



战时海报





意大利一战宣传海报。一只手扼住一条饰有德国铁十字的毒蛇。海报上的文字为：“注意！德国毒蛇已被擒住，现在要拔出毒牙！”由拉莫·卢恰诺（Ramo Luciano）设计。

图 \*CFP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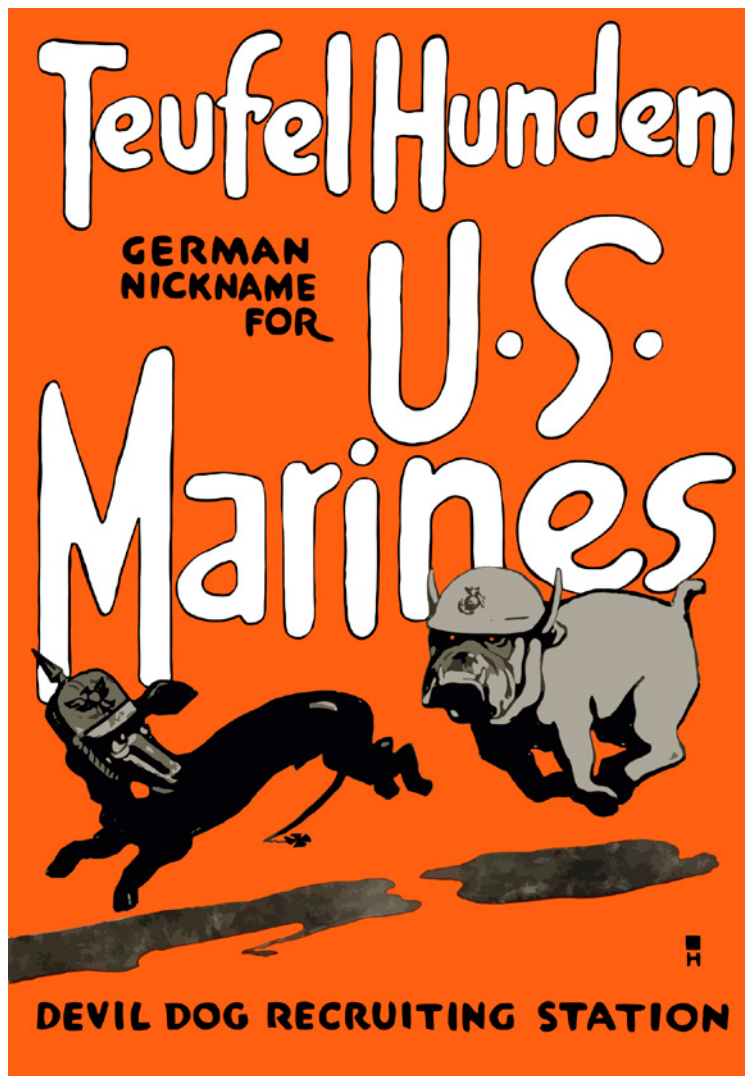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国的一战海报，画面中一双印有德意志帝国雄鹰的军靴血迹斑斑。海报号召人们：想这一切远离美国，就买更多的自由债券。

图 \*CF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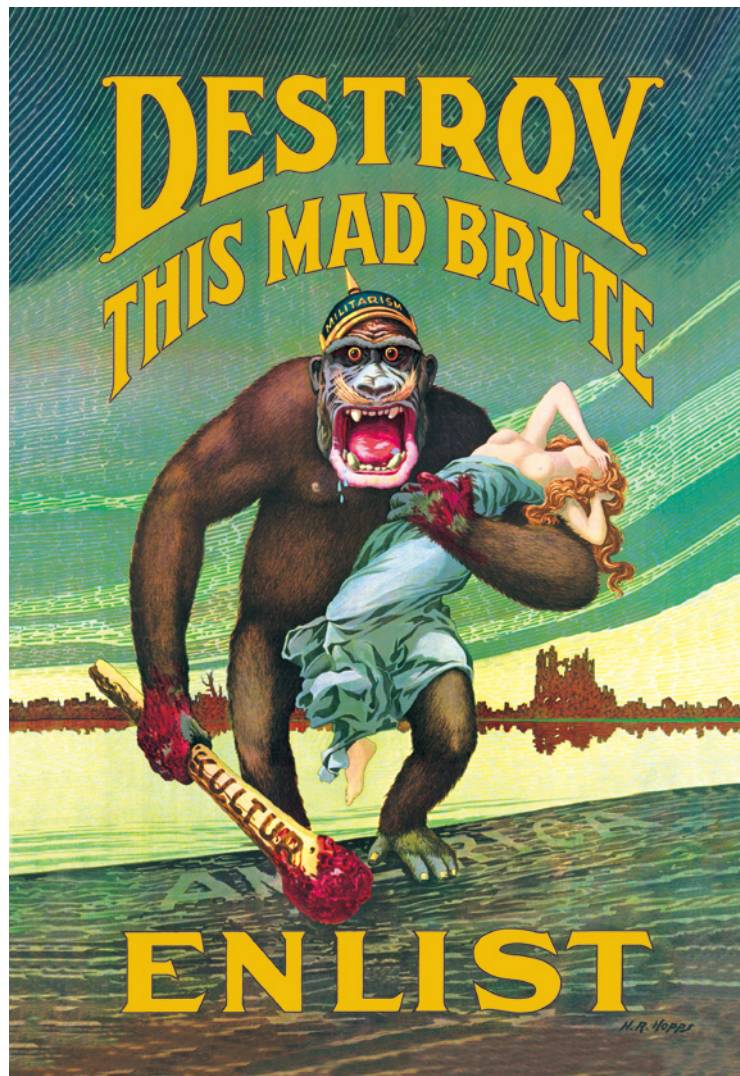
1915 年的英国募兵海报。小女孩坐在父亲腿上问：爸爸，“你”为战争做了什么？意在让观众反思，如果自己没有为战争出过力，如何向下一代交代。

图 \*CFP



一战时期美国海军征兵海报：一只美军斗牛犬在追逐一只德国达克斯猎狗。“恶魔犬”（Teufel Hunden）是德语中美国海军的绰号。

图 \*CFP



约 1917 年，美军征兵广告，题为“消灭这头残暴的野兽”。

图 \*CFP





这张由一战博物馆展示的明信片上，一位德国士兵梦见自己离开前线与妻子团聚。

图 \*CFP



“法国万岁！法国万岁！”1918年一战期间，一位身着军服的女士站在法国国旗旁。由艺术家F.A.克列珀(F. A. Crepaux)设计。

图 \*CFP





1916 年，俄罗斯一战海报：一切为了战争，战争贷款利率 5.5%。

图 \*CF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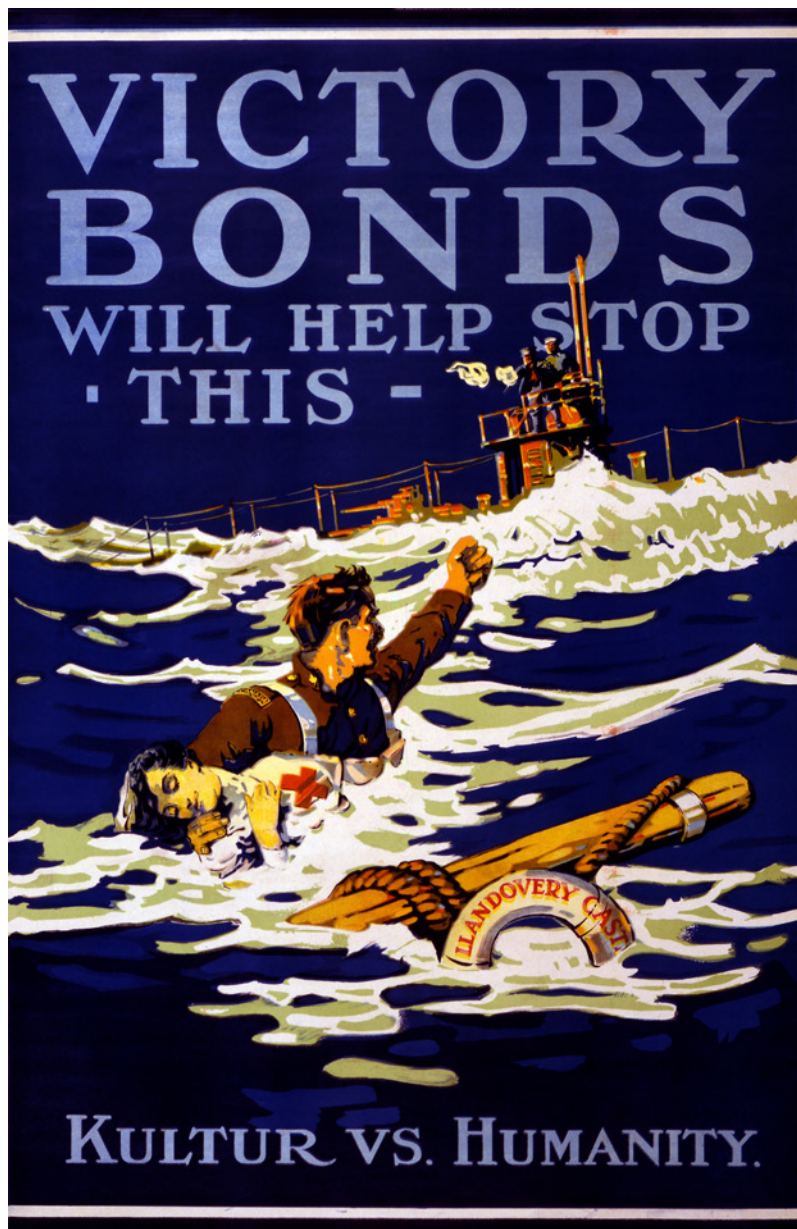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意大利一战海报。图中左上角两名女性都是意大利的国家化身“意大利·土立塔”（Italia Turrita），当中左侧举臂者，头戴金城冠，为意大利化身的典型标志，此处应代表1859年意大利独立；而右侧持国旗者，则应代表1915年的意大利，从旗帜上有萨伏依王朝红盾白十字徽章可判断。1915年，意大利倒戈向德国、奥地利宣战，被驱逐而摔倒在栅栏外的步兵，即代表奥地利。

图 \*CFP





加拿大一战海报《胜利债券将会停止这一切》。一位加拿大士兵抱着一位溺亡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，冲着附近德国潜艇上的士兵挥舞拳头。该海报表现的是加拿大红十字会运输船“兰得福瑞堡”号（Llandovery Castle）事件。

图 \*CFP

一张由一战博物馆发布的战时宣传明信片——“不列颠的女人说：去吧！”画面中，妇女目送英国士兵奔赴前线。

图 \*CFP







约 1918 年，美国一战海报。自由女神向人们发声：喂！我是自由女神！我们需要亿万美元，现在就需要！

图 \*CFP





LES HORREURS DE LA GUERRE, PAR HEROUARD.  
— Et songez, ma chère, qu'on va sûrement réquisitionner les usines de poudre de riz.

战争的恐怖：一幅讽刺插画，年轻女人担忧战争导致化妆粉短缺。配文是：“亲爱的，你想想，他们肯定会征用米粉厂的。”“poudre de riz”法语中是扑面粉之意，直译为“米粉”，因扑面粉常以米粉制成。

图\*东方 IC



**JUMP INTO YOUR PLACE  
IN THE**



**OF THE  
IRISH CANADIAN  
OVERSEAS BATTALION RANGERS**

**Headquarters :  
91 STANLEY ST.  
MONTREAL.**

**Under  
Lt, Col, H. J. TRIHEY.**

1918年，加拿大募兵海报。名为“跳进你的位置”这是加拿远征军第199号步兵营一战时期比较有趣的一句口号。第199号步兵营以康诺特公爵夫人（Connaught Duchess）为名誉团长，故又有“从属康诺特公爵夫人至爱尔兰籍游骑兵”之称。该营全为爱尔兰籍加拿大士兵组编，故可见海报中跳跃的人的衣襟上，以及营徽皆用的是爱尔兰国花三叶草。

图\*CFP



约 1916 年，战争招聘海报，渴求女性在英国后方的军工厂工作。

图 \*CFP





一战前后的中国



1918年徐世昌就任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仪式。图片出自一本辛亥革命时期的日式相册，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北京的古建风貌和民国政府政治变动，记录了1916年袁世凯出殡、1918年徐世昌就任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两个重要历史事件，包括两张徐世昌就任总统大典时太和殿前军政集合的全景照片，为专业摄影师拍摄，非常珍贵。还包括十余幅从热气球上拍摄的使馆区照片，很有可能是当时法国人占领北京城后所摄。另有黎元洪阅兵照片两张。摄入照片的老北京景观有静明园、颐和园、瀛台、十三陵、前门、天安门、大钟寺、海晏堂、玉泉山、南口关长城、香山和五塔。









北京、天津地区的风景、民俗照片 72 张中的两张，其中以民俗照片尤为精彩，纪录清末民初婚礼、庆典、丧葬等仪式和理发匠、养鸽人、补碗工、鸡毛掸商贩、拾马粪者、乞丐等各个行业。照片大多经过精心洗印，几乎每幅照片有写有编号和说明文字，其中几幅有“德思法”的签名，应是拍摄者的中文名字，颇有趣味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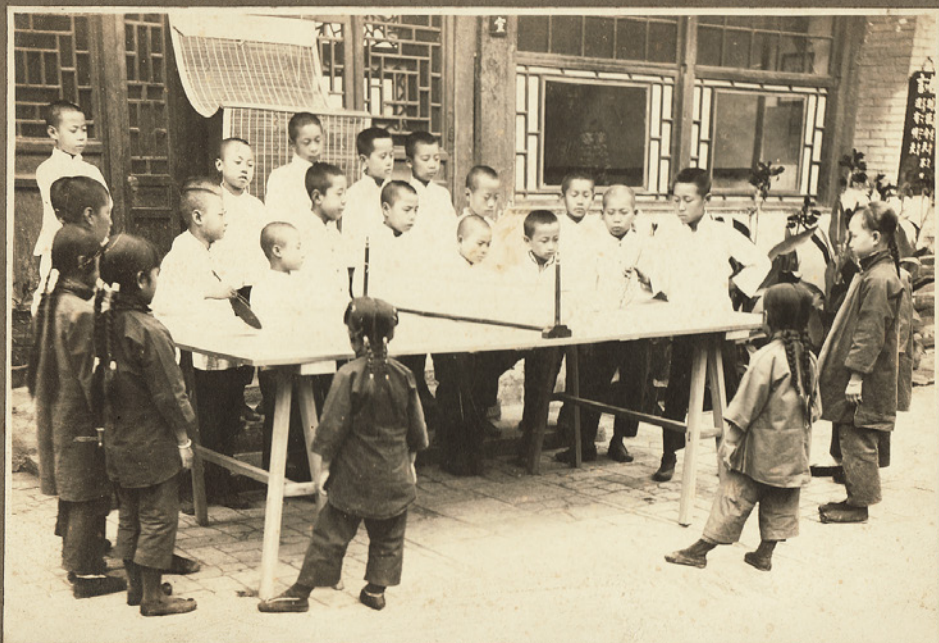


照片中的背景松元楼位于东京日比谷公园内，它的主人是梅屋庄吉曾在海外从商多年，后改经营照相馆。1895年1月，梅屋庄吉在香港结识孙中山，从此长年资助之。

1913年开春，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道建设工作。其间，梅屋庄吉召集了一些日本友人，在松元楼为孙中山（后排正中）举行了纪念酒会。会后众人留影，席间包括了梅屋庄吉以及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。



乒乓遊戲攝影



京師公立第二十八國民學校  
北京新街口三條胡同  
中國國民

Beijing School of Public Education  
No. 28, Xinjiekou, Beijing  
1915-1916



1915至1916年,京師公立第二十八國民學校。





3 幅玻璃底片拍摄了民国时期华人劳工在美国种植园工作生活的场景，内容分别是两个劳工在耕作、华人工头指挥劳工及种植园老板与华人工头进餐。

自 1850 年代开始，西方侵略者就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拐掳华工赴南洋、美洲等地转卖，劳工在飘洋渡海旅途中和异国他乡高强度劳动中大量死亡。这组品相完好的大尺幅玻璃底片是反映 1910 年代华工生存状态的珍贵影像。





这是杭州名店二我轩照相馆 1910 年拍摄的林长民与女儿林徽因（中）、小女儿（左，后天折）的珍贵合影，照片右下方有林长民英文签名。









这是反映张勋复辟末期北京地区情况的珍贵影集，收录了张勋肖像、辫子军在北京城内巡逻、北京街头挂满龙头旗、讨逆军紫禁城外与辫子军交火、进击张勋府邸、辫子军战士被剪去辫子、溥仪乘火车出逃等历史影像。

1917年7月1日至12日，张勋一手策划前清逊位多年的皇帝溥仪在北京复辟，仅维持12天便告失败。





白  
刘  
七  
喜  
奎

清末民初伶人刘喜奎写真。





这是源记照相馆所摄的梅兰芳戏妆照。1917年12月1日，梅兰芳在北京吉祥茶园（后来的吉祥戏院）首演《天女散花》，扮天女，李寿山扮如来佛，李寿峰扮维摩诘，高庆奎扮文殊，李敬山扮和沿，姚玉芙扮花神。剧中的天女梳海棠髻，上缀珠翠，穿淡青色古装袄，披绣孔雀翎图案的云肩和腰裙，系黄丝绦，挂玉佩，胸前左右各有一条风带。梅兰芳历时数月，设计和练就了长绸舞和各种身段动作。



Yuan Ji  
源记照相馆  
照相记录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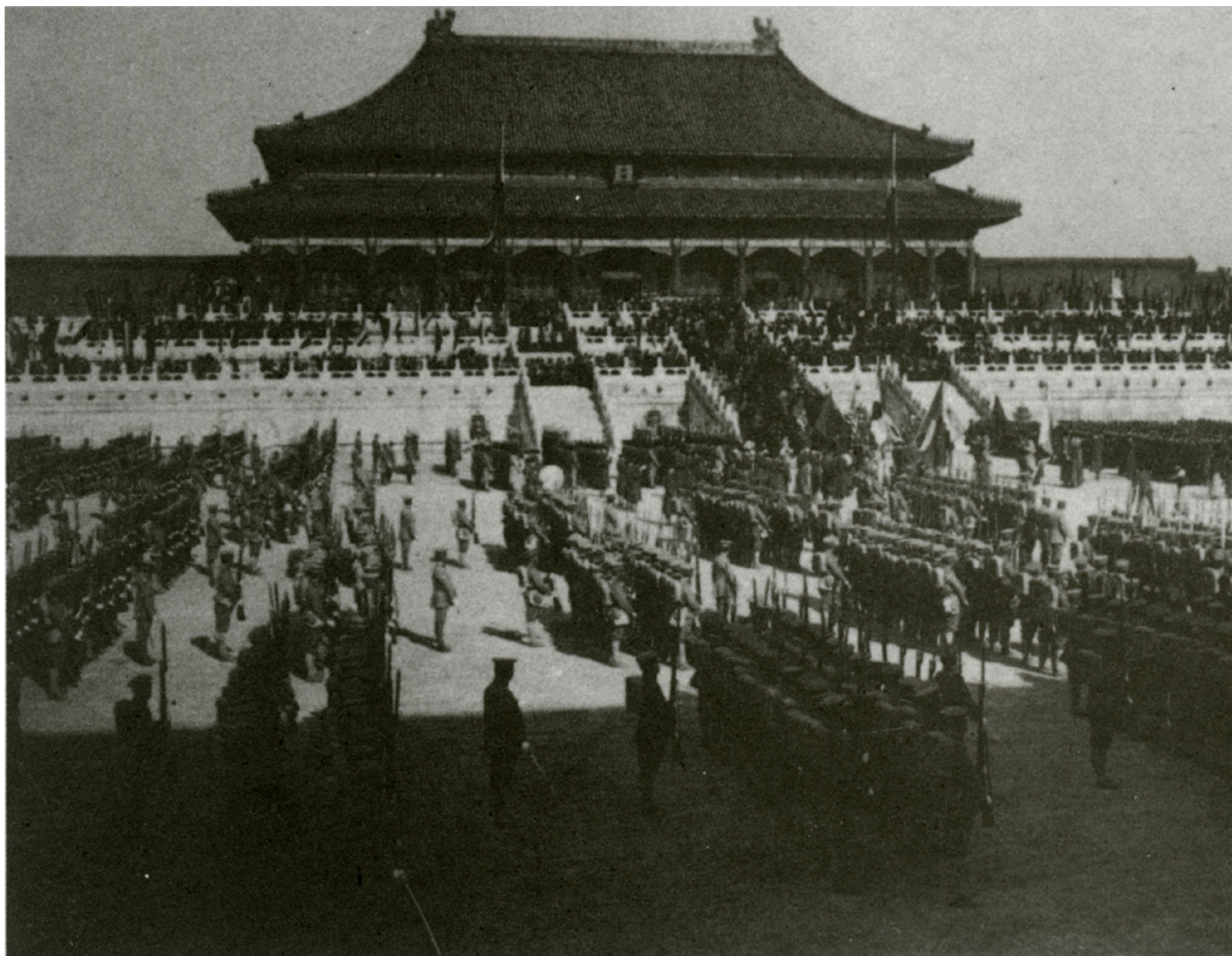
幼年溥仪与毓崇在宫内骑车。爱新觉罗·毓崇(1903-1965)是溥伦之子,1912年奉旨入宫,在溥仪身边伴读汉文。另有一帧照片为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所摄,极为珍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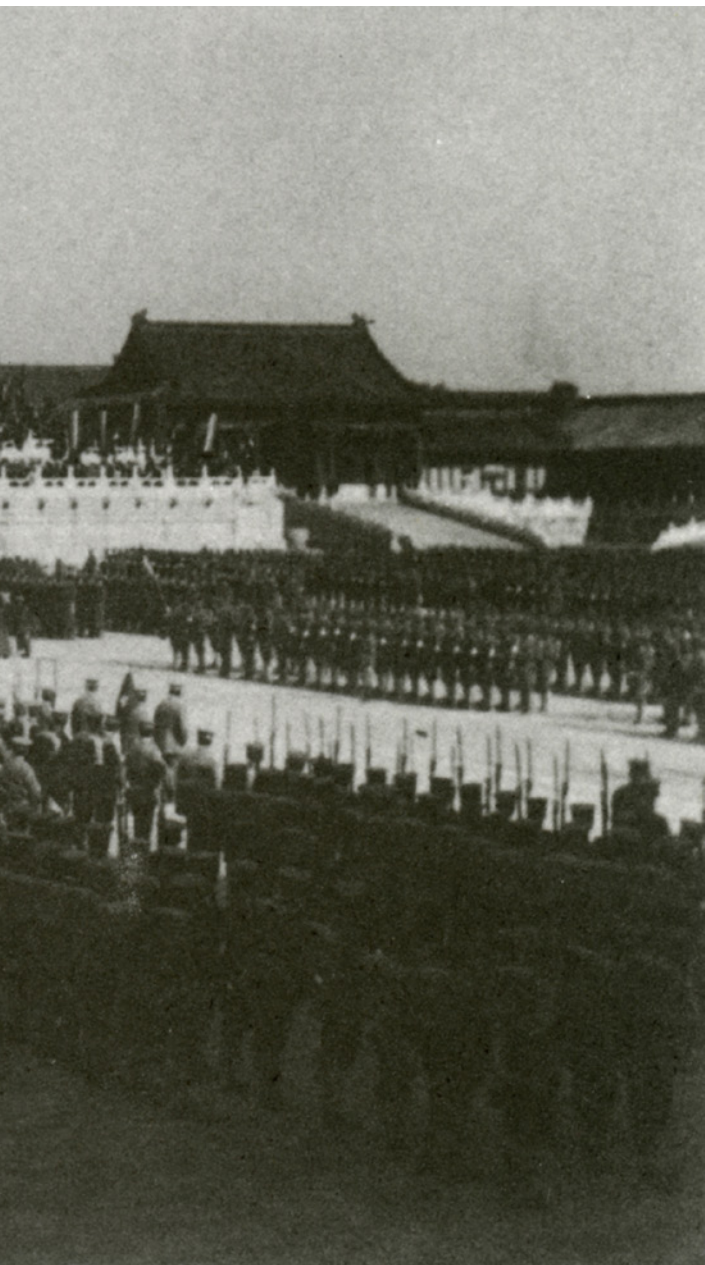


托马斯·阿罗姆 (Thomas Allom) 及威廉·桑德斯 (William Saunders) 等人拍摄的中国与中国人系列玻璃幻灯片之一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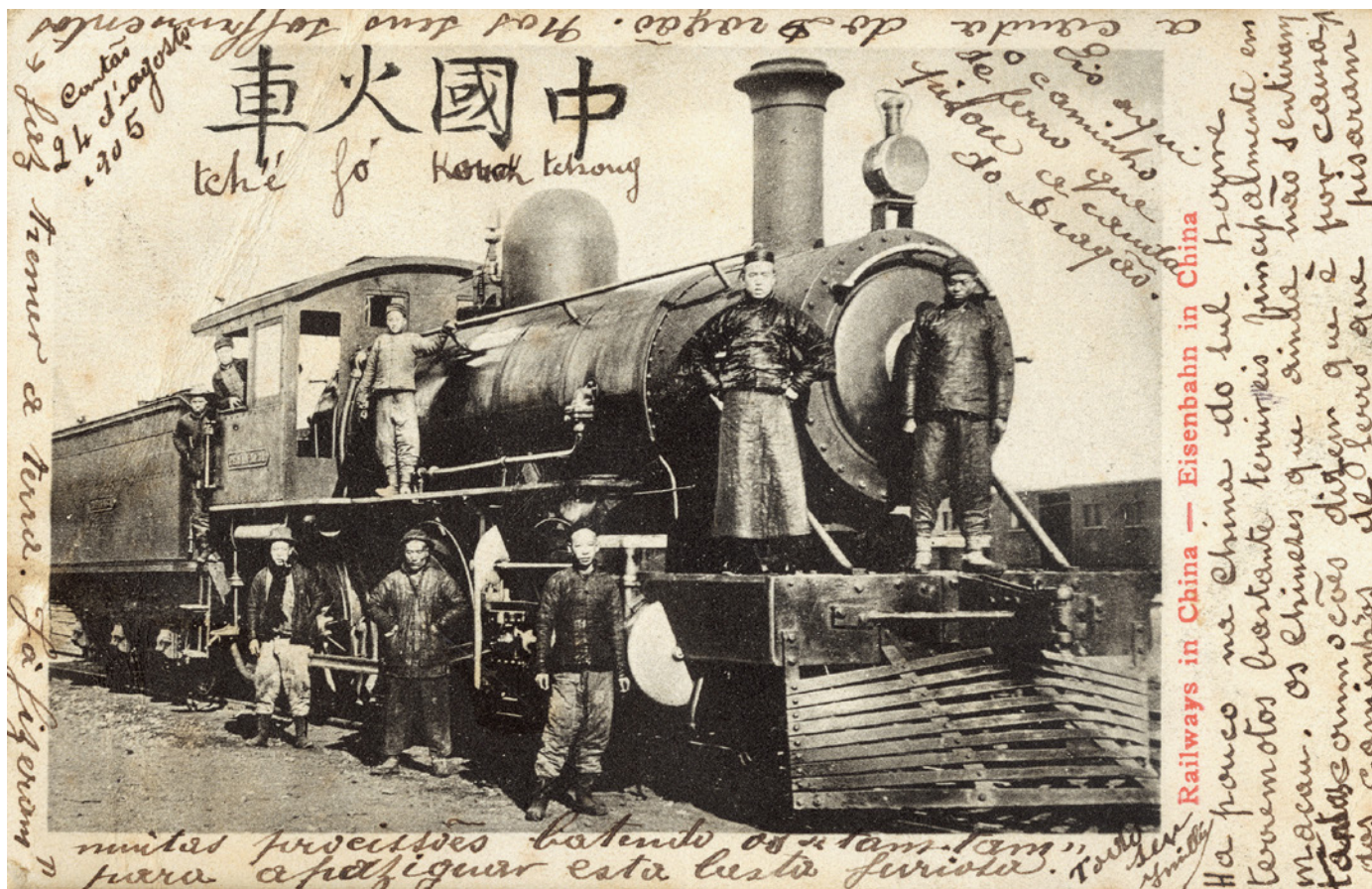


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中国作为取得胜利的协约国一员，在北京故宫太和门前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。图为大会检阅参战军队列的情形。

图\* 刘凤玖 /CF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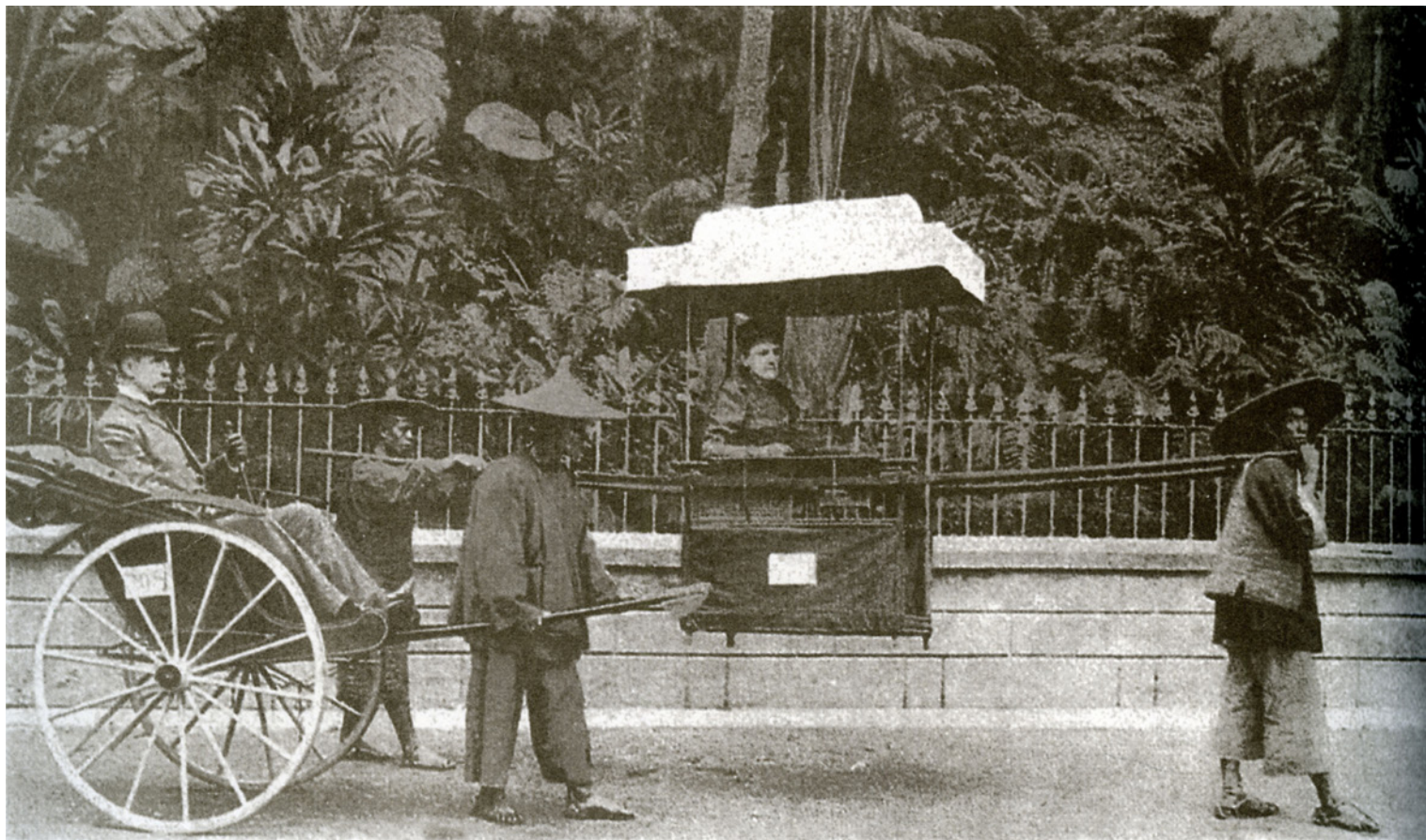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一组收藏市场罕见的5.5×7.5英寸大尺幅玻璃底片中的一张，记录了1910年代北京前门等地方的风景和民俗。



清末民初环球火车明信片。





清末广州街景。  
图\*刘凤玖/CFP



2005年4月15日,法国加来(Calais)。全欧洲最大的中国人公墓,葬有842位中国人。1920年代初期,众多中国北方农民被英国政府招募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工作。1914年一战初期,这批劳工被送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港口修护军事防御设施。他们的居住和饮食条件都很差,且不得自由出入,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。一战结束后,幸存的华工又经历了来自西班牙的瘟疫的炼狱般的考验。842位华工不堪磨难,葬身于此。剩下的人大多重回故里,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在法国。





发行人 \* 庄慎之 出品人 \* 陈志  
策划 \* 杨子、陈明洋 策划执行 \* 墨白、陈一鸣、唐雁斌  
撰文 \* 方军 图片编辑 \* 陈文笔  
设计 \* 李菲 修图 \* Mars.M 校对 \* 曾威智 流程编辑 \* 何颖章



广东南方二八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  
中华商务联合印刷（广东）有限公司承印  
2014 年 12 月